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9

韓德斯坦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蓋萊羅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龐陶普丹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9

韓德斯坦
蓋萊羅普
龐陶普丹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目 錄

韓德斯坦

評審過程

3

卡露利妮娜

13

朝聖與周遊的歲月

95

得獎人與作品

105

著作目錄

117

目 錄

蓋萊羅普

評審過程

十克郎

節目之後

秋息

魯普列希特爺爺

易北河的海洛與朗達

羊齒叢下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277 261 243 203 191 185 165 133 127

649 637 295 285

目
錄

龐陶普丹

評審過程

幸運者貝阿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韓德斯坦

瑞

典

一九一六年得獎

生：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瑞典奧沙瑪爾）
逝：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瑞典奧弗拉利）

得 獎 理 由

在瑞典文學史中，他代表新時代的作家，是以後的文學指導者，這點確定了他的重要性。

韓德斯坦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海外文化復興學會

昆那·阿爾斯都雷

「對於得獎人而言，諾貝爾獎是件很好的禮物，而且諾貝爾獎還兼備告訴一般還不知道的人們應該留在記憶中的名字，這項非比尋常的任務。」保羅·基尼斯迪在「魯·布丁·馬賽」這份報紙上，陸續寫有關諾貝爾獎的事情，他接著寫「今天我們對諾貝爾獎的關心超過國際間的其他國家，但是這種高度智性活動的審判者——斯德哥爾摩學院——按著諾貝爾的遺志，選出的得獎人，連我們自己都不認識，應該覺得慚愧……無論是作家、發明家，我們想都沒想到的大功勞，還得問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物，這就是諾貝爾獎的優點之一。」這麼說是因為諾貝爾獎在還沒有成為「世界文學教育的手段」的時代裏，已經成為繆斯(Muse)的「大眾傳播」機構。這句話是拉格勒芙榮譽得獎的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就有了，幾年來都一直沿用著。一九一六年瑞典學院公開發表，刊登在法國報紙的社會版，肯定了這句話的現代性。

羅蘭一九一五年獲得諾貝爾獎，可是他到一九一六年才遲遲地接受這份獎。羅蘭的名字

早在充滿敵意氣息的戰爭歲月中，就爲大家所熟知。但是與這個消息同時傳出的韓德斯坦又是誰呢？十一月二十日「如·丹」報的記者承認自己對他一無所知，「韓德斯坦受到祖國熱烈的讚頌，但是在國外，連有相當文學修養的人都不認識他。瑞典學院突然把這根魔術杖指向他，現在他已成爲世界有名的人物。對於一個文學家而言，得到諾貝爾獎比獲得其他的寶貝、財富更可貴的，是他可以藉此聞名於世。」

瑞典人和其他很多小國國民一樣，認爲自己國家的名士，在外國也一定會受到同樣的歡迎、稱讚，所以用一種諷刺的論調批評「如·丹」報社這一則經過詳細調查之後所寫的客觀評論。這種傾向我們可以從「諾貝爾和熊國」中察覺到，這篇文章以後援者的姿態出現，「雖然我們文明的起步較晚，但是在今日文化發展程度已經相當高的北方各國，也應該與其他文化大國一樣，得到平等的待遇……」

仔細地想一想，如果說這位得獎人的名字聽都沒有聽說過，實在是誇張的話。事實上，他有好些作品已經在巴黎翻譯出版，也許銷路很好也未可知。

以中世紀的瑞典聖女爲題材的「聖女比魯基達的巡禮」的法語譯本，在一九一一年出版。一九〇一年市面上已經出現卡爾十二世和他忠心部下的命運的故事——「國王的敘事詩」的翻譯本，但是立即遭到絕版的命運。這本書在一九二三年改爲對瑞典語體較忠實的「卡露利妮娜——卡爾十二世和他的將士」，翻譯者是傑克·多·古山糾。這個筆名其實就是有豐富政治常識的女文學家伐布·多·基利普。她花了很多的時間，翻譯介紹韓德斯坦的作品。她是把斯堪地那維亞的文學引進法國的初期努力者之一。

在一九一六年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會場上，基利普以專家的身分擔任解說的工作。「朱魯娜·德·德巴」雜誌把她的解說，很快地刊登在雜誌上。第二年她在「拉·魯貝·德·多·蒙特」雜誌上，以隨筆方式對這位作家所做的介紹，才算是結束。

一九一六年「魯·哥列斯彭丹」雜誌的讀者，可以看到有關諾貝爾獎的兩條對比的標題：一條是比魯·多·基利耶魯寫的「法國的國際名人——羅蘭」，另一條是傑克·多·古山糾所寫的「瑞典的民族主義者——韓德斯坦」，而成為當時特殊的對比話題。

在諾貝爾獎理想主義的首都城外，正演出另一幕戲劇，與這種振奮人心，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沁涼泉水成為對比。和平主義者托爾斯泰的門生要學現實主義者，真是天差地別。他所拿的休戰白旗，很快地就被殘酷的血腥染成紅色，刀山劍林亮光閃閃，英雄式的氣焰高張，十八世紀文學中的大炮轟炸聲。卡爾十二世佩戴胸章，在這些不幸者的後面，大膽地踏出腳步，文中沒有什麼值得特別一提的人物，他的寫法和一般知識階級不同，他不是以看畫的想像力來描寫凡爾登砲兵。

的確，韓德斯坦有瑞典民族主義精神。古山糾仔細研究他發展過程的足跡，但是要把這個榮獲諾貝爾獎的奇才整個呈現在讀者眼前，使讀者能了解他特異超拔的情形，實在相當困難。他是不是北邊的瑪利斯·巴萊斯(註①)？但是他的歷史觀和巴萊斯相反，這是因為他親

註①：一八六二—一九二三法國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兼國家主義者、傳統主義者。著有「自我禮讚」三集、「民族精神小說集」三冊，風靡當時文壇，給後代很大的影響。

德的傾向所導致的必然現象。或者，他是像羅斯唐，像他那燦爛、富有魅力的韻律，屬於理性規範外的作家？

他所寫的「卡露利妮娜」應該怎麼說明才好？臣子的惡運襯托出國王的偉大。在主角卡爾王周圍籠罩著黯淡的氣氛，如何傳達愛國主義悲壯行為的表現？那種情形和郵票不一樣，應該保有它獨特的價值，如果要超越地理界線和政治影響是很不容易的。

多·基利普夫人在一九一五年再度訪問瑞典的時候，被邀請到韓德斯坦的別墅。他一點都不介意在大眾面前露臉，因為他有一張很上鏡頭、女性無法抗拒的瀟灑臉龐。沒有人不知道他和萊茵河右岸的感情。某一次會晤中，他輕率地講卡爾王軍隊的理想是在現代威廉二世（註●）的兵士們和德軍預備在這個地方出現等事情。但是她並不了解韓德斯坦的想法，而發揮了她自己的想像力，結果產生出下面這種法國式的愛國思想。

我十二萬分地希望韓德斯坦先生能來看看今天的法國，他可能會因為法國人民和他所描寫的瑞典人民之間存有某種精神感通的類似點而驚訝。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在過去未曾有過，為深遠的意義而團結奮鬥，獻身祖國；就算是有犧牲小我的精神，也不像現在那麼具有絕

註②：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國皇帝普魯士王（在位時期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廿九歲就位，他排斥俾斯麥，親臨政事，充實軍備，以中歐為中心，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被迫退位，但是他執意不肯下位，結果被廢掉，亡命到荷蘭去度他的晚年。

對性。今天我們國家或同盟國所面對戰爭的人們和韓德斯坦小說中的主角有很多共通點。無論任何因素都不可以使我們隔絕，我總覺得這位高雅的詩人就在身邊。他在瑞典，而我們在法國，但是我們都有愛國情操。以爭取自己生存的價值，或決定自己偉大人格的時刻來喚醒國民的民族精神。

順便提起，在外國大多都不太重視諾貝爾獎，一九一六年世界各國出乎意料之外地對這件事產生關心。這一點從瑞典學院，和慣例一樣，到一月三十一日為止；所受理的候選推薦書比以前多，就可以證明。處於交戰狀態的列強，它們的候選人幾乎都是由中立國推薦的，如：法朗士、威哈倫都是這種例子，他們二人是由挪威推薦的。亨利·詹姆士的推薦書不是越過北海而來的，他是由芬蘭推薦的，但是他還沒等到最後的決定就逝世了。只有德國推薦他們本國的人，那就是前些年大家就熟知的尼采（註●）；推薦者仍然是法茵凱爾，她斷言總有一天，在她周密安排之下，她在威瑪的尼采文庫所做的工作，會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青睞。

德國在一九〇八年，以利他主義推薦候選人的舉動，受到矚目。這一年得獎人——哲學家奧伊肯，寄了一封普通信到學院，信中說：瑞典學院如果把獎金贈送給交戰國的人，會引起誤會，但是如果因為這個理由而沒有諾貝爾獎得主的話，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我們國家會

註③：一八四六—一九三七年。尼采的妹妹在哥哥死了之後，整理他的遺稿，題名為「權力與意志」出版發行。

爲瑞典作家的得獎而喝采，如果可能的話。

奧伊肯更舉出了幾個哲學家的名字，以表示堅持自己的看法，被推薦者包括了瑞典人在內，韓德斯坦的大名當然也在其中。他之所以推薦這些人，一方面也是爲了回報他們知遇之恩。

一九一二年德國偉大的得獎人霍普特曼，鑑於得獎人有推薦候選人的權力，也提出類似的書面說明。「織工」的作者毫不畏懼地提名「卡露利妮娜」的作者，是意料之外的事。「這位作家的長處是不容置疑的。」他一連串思想深遠，具有刺激性的作品，具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資格，他的祖國認爲如此，在德國也是一樣，認爲他應該得獎。韓德斯坦的名聲很響亮，現有的很多翻譯本的內容，將他的性格浮現出來。要完全了解他，等待他全部作品的翻譯本，也許是不可能的事。假使將這份獎頒給他，對於他作品翻譯的計劃，一定很有助益。這可以使德國和瑞典兩國國民更親近。

這些有推薦資格者的正式發言，能壓抑瑞典對自己國人得獎的躊躇感，至少當時受各國尊敬的德國，不會提出異議。而且韓德斯坦能成爲候選人，是經過充分準備的。他的名字在數年前就出現過好幾次，有些人對他已經是耳熟能詳，這也是他能成爲諾貝爾獎得主的關鍵之一。一九一六年支持瑞典人的呼聲尚有挪威。但是成爲選拔韓德斯坦最有力的基本力量，還是他在自己國家與論界所占的地位。

一八八八年他的處女詩集「朝聖與周遊的歲月」，是對這世紀末的年輕人的啓示。這種抒情詩被認爲是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復甦，對自然主義的抗議，他還獲得各陣營的喝采，那些

人把他的抒情詩解釋為革新的新愛國主義。

有些人對於他在一九一〇年和他的老朋友斯特林堡的挑戰很不滿，認為這種卑鄙的爭論是他人格上的污點。但是另外有些人覺得這種行為反而提高了他的聲譽。因為他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急進主義者和左翼政黨。這兩個政黨對學院的陣容是不良的種子。正統派的共鳴感在一九一二年C·D·阿佛·威爾生（註④）博士死後，充分地表現出來。韓德斯坦在這時候被選為學院委員的繼任人，他得到這份榮譽後，發表一篇演說，讚頌死者。接著，在一九一五年他出版成為瑞典文學頂點的重要詩集「新詩集」，把有關諾貝爾獎的爭論，引向對他有利的方向。當時在那種微妙的情況下，把諾貝爾獎授給瑞典作家是最為適當的。這次的候選者只有一個，韓德斯坦沒有競爭對象，事情已經明朗化，委員會認為沒有再詳細考慮的必要，這項決定就好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

十一月九日在壓倒性國民的同意氣氛之下，進行投票。這一年受理諾貝爾獎的過程很特殊，獎狀的寫法也和往年不同，獎狀上的文字看不到一絲想和世界接觸的願望，只是一味偏袒自己國家的文學：「韓德斯坦得到頒授諾貝爾獎，是因為在瑞典文學史中，他代表新時代的作家，是以後的文學指導者，這點確定了他的重要性。」

註④：一八四九—一九一二年瑞典詩人、批評家、學院會員，對於八〇年代的新傾向，採取保守的評論立場。

第一次大戰的敵對情形結束之後，世界仍在持續的混亂中。一九一六——一九一九年間頒授諾貝爾獎沒有舉行任何典禮和儀式。

一九一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頒給羅曼羅蘭。同一天，將一九一六年度的文學獎授給韓德斯坦。在這期間沒有頒獎演說，這使我們想起一九一四年沒有頒授諾貝爾獎這件事。